# 游戏开始

## 开场白

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问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通常， 这种电话如果来自陌生人，可能会是诈骗电话。但如果是来自你熟悉的人呢？并且他口气之严肃，不像是在与你开玩笑，这时，你该如何回答呢？在你心中，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 序章

**陈宏**

**我从未知晓过，自己心底的答案。**

重要的东西，应当有个顺序。

过去从来无法翻篇，但人必须前行。

“嘟……”

“喂，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失忆？你是不是病悄又加重了？这几天有好好吃药吗？啊，那好吧，那就让我讲讲我的故事吧，说不定能让你想起什么。

我叫陈宏，我刚出生，就被父母抛弃了。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院里，孩子们拉帮结派，我因为年纪小，常常被欺负。我那时唯一的心愿，就足能够被人收养，尽早离开那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一个叫范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了孤儿院，向我伸出了手。与我一同被收养的，还有一个叫吴铭的男孩，以及一个叫马蓓蓓的女孩。

一开始范仁和那个女人对我们很好，视如己出，可是好景不长，范仁生意上频频失意，还沾染上了赌博的毛病，债主经常找上门来退债。他的妻子最终逃离了他，只留下我们三个无辜的小孩。我们就如她一时兴起领养的宠物一般，被无悄地抛弃了。

而后范仁性情大变，他觉得我们是这一切不幸的祸端，所以经常对我们拳打脚踢，有时只足因为他又赌输了，就通过毒打我们来泄愤，并且逼我们必须对他言听计从。我们与他的关系，不像父亲与孩子，准确的说，应该是上级与下属。他之所以还继续收留着我们，也不过是为了政府每个月的补贴金罢了。

吴铭患有心脏病，而马蓓语又是女孩，每次范仁对我们拳脚相向时，作为最大年纪的我，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他们。我想，我们之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患难与共的手足，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的亲弟弟亲妹妹一样保护疼爱。

我们那时年纪虽小，但也明白了，只有读书才是唯一摆脱这一切的出路。我们三个从小学习都很好，后来，我们三人都考上了淮阴市市点高中淮阴实验中学。

**但是，高中时期却成为了我们永远的噩梦。**

后来，我和昊铭如愿考上了大学。可能是那段不幸的经历使得昊铭愈发内向，吴铭的朋友只有一个叫高析羽的女生。这个人我见过几次，虽然是个女生，但是留着一头干脆利落的规发，性格也比较大大咧咧，一开始我甚至还误以为她足男生。

我与她接触不多，不过听说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弊察。

日子渐渐过去，我和吴铭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互联网公司的职员，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至于范仁，我们虽然对他没有太深厚的感情，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定期汇钱给他，作为他多年来对我们的养育的回报。

马蓓蓓没有考上大学，终日无所事事，总是与一些社会上的人混迹在一起，我和吴铭不时地接济她一蕊后来，她在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整天浑浑康令，终日不务正业，只跟她那群狐朋狗友厮混，没钱了就向我们讨要，索取钱的数目也越来越大，几乎把我和吴铭当成了提款孤我们两个见自己的妹妹这样，都纷纷劝她戒掉酒，好好生活，但是她不但不听，还倒打一耙，说我们不顾昔日的手足情谊。

2014年左右，我们所在的淮阴市突然冒出了一位“无名神探”，据说他近期屡破奇案，故至一些悬而未决，尘封多年的案子也被他侦破了。但听闻这位神探身份神秘，也只有警局的几人见过他。隐藏于众人的神探，让许多犯罪分子闻风丧胆，也正因此当时淮阴市的治安有了极大的改善。

我得知这位神探后，去找昊铭告知了这个事悄。面对忧心仲忡的我，吴铭苦笑道，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神探。我困惑而惊讶，“为什么？你不要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吴铭劝慰我：“哥，你不要害怕，我哪怕不为了自己，为了身边这些至亲之人，我也会死守住秘密的，但协助警察破案这件事，你就让我去做吧。”

2017年3月份左右，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吴铭的心脏病加重了，住院住了半年。也是，他傅天顶着双重的身份，干着两份工作，工作强度这么大，能不累倒吗？这半年里，只有我和高析羽去看望过吴铭，当时我还劝吴铭放宽心，好好活下 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后来，吴铭康复出院，而马蓓蓓一次都没来看过吴铭。她喝酒喝得愈发厉害，要钱也要得频繁，纠缠我们不说，甚至还 总跑去骚扰我们的家里人。她的那帮朋友也不是善茬儿，她有次甚至带着几个朋友来到我们家门口挥舞着刀，放话说我们 不给她钱她就不走。我们都是有老婆孩子的，经不住她这样的纠缠，我终于还是与他撕破了脸，并威胁她如果再来骚扰我 们，就把她扭送去派出所，自此之后，她才消停了许多。

我的身边只剩下昊铭了。我们两家人时不时会举行家庭聚会，两家人也相处和睦，就当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静幸福地过下去时，吴铭却出事了。

一开始我只是发觉吴铭偶尔会忘记一些事悄，而几跟我说话的时候让我感到异常的陌生，邢样冰冷的吴铭我从未见过。 昊铭的妻子也暗中跟我说了好几次。我建议昊铭去看心理医生。吴铭确实去看了，吴铭还跟我说，觉得那位心理医生虽然 对他非常关心，但是他总感觉那位心理医生对吴铭内心不想示人的角落却似乎充满了强烈的窥探欲，这让他感到不舒瓶 而仕听吴铭说，最近诊所里的工作人员都紧张兮兮的，诊所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吴铭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昊铭的性格也变得阴昭不定，非常举躁，甚至偶尔会有举力倾向。 他真的疯了，我是见过他发病的，你见过野兽的限睛吗？我见过，在那个曾经温和的吴铭眼睛里。他嘴里一边念叨着什么，他妻子知道了他的秘密，一边挥拳向他的妻子而去，如果不是我及时限止，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他都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面对妻子那触目惊心的伤疤，他的表情惊讶得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有好几次，昊铭因为自己误伤了妻子和孩子，绝望地选择自杀，所幸都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他的妻子无奈向他提出了离婚，并趁他不在的时候，带着孩子悄悄搬离了他们的家，他三番五次去找他妻子沟通都被拒 绝了，而且为了躲避他，她甚至都不告诉她现在的住址和联系电话。之后，大概不愿意睛物思人，他将原来的家卖了，独 自一人搬到了五林区的紫荆公寓3O3 他日渐消沉，后来干脆直接辞了职，我与蓓蓓去找过他几次，他的梢神状态很差，整个人悄绪枷变敏感紧张，可就是这 样，语蓓居然还利用他有时神志不清这件事，三番五次从他那里骗钱，我知道之后非常生气，把马蓓语骂了一顿，马蓓蓓也因此对我怀恨在心，总是挑拨我和吴铭的关系，说什么我不怀好意。

吴铭这种状态已经自顾不暇了，更别提什么侦探工作了。声名赫赫的神探忽然沉寂，难免引得许多非议，有人说所谓神 探根本不存在，也有人说神探已经被害。我听罢，更加难过，那位“无名神探”，而今却只能靠肴镇定药物换得一夜好眠。

前几天我去找吴铭时，他的状态好了许多，跟我说他找到了他妻子的现住址了，打算这几天去找她好好谈一谈，或许一切 还有挽回的余地，我很高兴，鼓助他积极地去争取，但」司时也劝告他，凡事不要勉强，还是要尊重他妻子的意愿。 没想到他突然神悄一变，从刚刚喜悦的神态变成了阴冷，他说：“总算找到那个女人了。那个女人知道了我的秘密，还 妄想跑得掉吗？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密。”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眺，我着急了：“那是你的老婆！你清醒一点吴铭！”过了一会，吴铭又恢复了从前的模样，他惶恐地抓着头发问我刚刚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话，我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 诉了他，他听后蹲在地上抱头痛哭，央求我不要把刚刚发生的事说出去，他说他只是发病了说胡话。

见他这般模样，我心痛不已，同念帮他险瞒。这时，马语语来访，不知道是不是她在门口听到了什么只言片语，她大声质问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为了吴铭，我什么也没有说。

25日，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加了会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大概9点多我还接到了吴铭的电话，他开心地说他现在正准备去他妻子那里，我有点不放心，询问是否需要我陪同，他拒绝了，说他们之间有一些私人的事情要谈。后来我就去睡觉了，一直到了今天早上。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了。

## 本章任务 /Task

1. 理清楚现在自己知道的信息，并与场景或NPC进行交互来获取更多信息。
2. 故事中仍然有很多自己并不清楚的信息（标记加粗的部分），请就此进行调查。

## 第一幕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人？**

可是我为什么会忘记一切？

可是我为什么要忘记一切？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了。你想起什么来了吗？吴铭。

挂断了陈宏的电话，我呆滞地盯着地上的血迹，以及躺在我面前的两具尸体。

这一切，还要从今天早上说起―

我头痛欲裂地醒来，模糊的视线开始慢慢清晰，映入眼帘的是浓烈的红色。血，到处都是血，地上躺着一个女人，还有 一个小女孩。她们趴在地上，浑身都是血，地板上都是血迹，场面异常惊惊。 我被这骇人的场妓吓坏了，低头发现自己的身边正放着一把沾满血迹的水果刀，我惊慌跑去厨房把手上的血迹洗掉，冰 冷的水流冲刷着血迹，我掬起水泼向自己，想让自己请醒一下，但却依旧感觉记忆空空如也。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一个两房两厅的房子，根据女人的着装，初步判断应该是女人的家。

我是谁？这个女人和女孩又是谁？这个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失忆？但此时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当下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发现，大门居然被反锁了，房子的窗户都安装了防盗栏杆，也无法从窗户出去。我一筹莫展 摊遍了自己浑身上下，只找到了自己口袋里的手机。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手机显示现在是2021年11月26日的上午8点，我面容解锁了手机，大致翻看了一下手机，备忘录里记着一些东西：

2014年1月12日：今天我居然帮着析羽抓到了案子的凶手，析羽说我真的有干刑侦的天赋，不当警察可惜了。其实我心里清 楚，不当替察，不是因为我身体不合适，而是我不配。

2015年4月3日：今天又破获了一起案子。每破一起案子，我就感觉自己内心会轻松几分，往事迫悔已来不及，只能努力改 变当下和未来了。

2016年1月1日：“无名神探”？谬赞了，我哪喂是什么神探，我只不过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所做的，跟析羽他们不同，他们是为了正义和真相，而我只是为了救赎自己。

2018年1月19日：析羽，我不是你的战友，我是黑暗中的持刀者，是罪恶的同路人……

随后我发现通讯录里仅有五个联系人，分别是蓓蓓，陈宏哥，范仁，高析羽，以及何听雨。我想，这五个人可能是我的 家人或者朋友，他们或许能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于是，我分别拨通了这五个人的电话，想从他们那里找寻答案…… 而期间，房间里的另一通来自季克的电话又带给了我更多的信息…… 打完电话后，一些记忆碎片随着他们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涌现―

**那是一个女人，阳光刺眼，我看不清她的脸，她躺在病床上，怀抱着孩子，我小心翼翼地想要伸过手去，孩子的小手慢 慢握紧了我的手指，那种感觉是如此的柔软而温暖，那一刻，我高兴地笑了，但是不知道为何，这种初为人父的感觉，却让我感到了无限的悲凉和愧疚。**

**画面突然来到一个房子里，耳边是孩子不止的啼哭声，地上一片狼藉，一个女人正对我嘶吼，因为逆光，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她的那种悲伤而愤怒却跟着骂声向我扑来，“吴铭！我受够了！我受够你这个神经病了！"**

我瘫倒在沙发上，许多的记忆碎片和信息交织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数的疑问―我是吴铭，那，那个女人和孩子，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吗？ 到底是谁那么残忍杀了她们？而我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并且丢失了所有的记忆？

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巨大的黑暗之中，那黑暗把我吞噬，我看不清前路，却能感受到潜藏在那黑暗中步步紧逼的 杀意。我不知道来者为谁，是那六个人中的一个，还是我自己……

我决定先查看一下自己身上以及这个房间，看有没有一些线索。

我也想搞清楚他们所说的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决定联系一个看起来比较可乖的人，让他去我的家里看看，或 许有什么线索能帮助我想起来一些事情。

## **本章任务 /Task**

1. **调查女人和小孩的身份（全局）**
2. **查清楚杀害他们的凶手（全局）**
3. **查清楚自己失忆的原因以及这一切背后的真相（全局）**
4. **从刚刚六名联系人中投票选择一名你认为可靠的联系人，请求他去你的房子拍摄一些线索给你。（本章）**